

涇野先生語錄
火



涇野先生語錄卷十二

太常南所語

象先問一友云於事上學恐勞攘如何先生曰
心事不相離事上亦所以習心也友又云須
要養得心好遇事便不錯一了百了也曰事
未至時固當涵養至於臨事時亦須要一驗
不然若只是靜便感而遂通除非是渾然的
聖人故一於定靜而惡與物接恐又墮於禪
佛夫子不云執事敬

顧問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一友云恐溺
於好了先生曰何不教這友亦如此溺於好
也看夫子此箇好正如纔所謂樂在其中一
般豈易得的象先問史記於子在甸下有學
之二字不知夫子於何處學曰亦只在器數
上學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今只觀季札觀
樂一篇韶樂當時是甚麼感得人的孔子見
當時列國搶攘諸侯大夫尚戰力復觀揖遜
之容文明之德如親見的一般且又與他平
日祖述的相契合了故不覺感嘆之深至如
後世亦有聞樂降自西王母者此却異於孔
子之聞韶矣

象先問聖人仁天下之心無窮而何不使民知
也先生曰只一縣之地數百里爾人人能使
之知乎問廣設鄉校如何曰只一學中為師
之教同也而士子亦便有知有不知者况凡
民乎故只好肅條教而使之率由斯可爾問
如此則聖人仁天下之心何以遂乎曰無君

子莫治野人只是廣舉賢才布列在位稟之
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強無凌弱衆無暴
寡智無詐愚聖人之仁心亦庶幾乎少遂謂
必使人人皆知得聖人之心雖堯舜亦或以
為病矣

象先問近日為學之弊用心太過則傷於急迫
不及又墮於悠悠如何先生曰有要焉只在
勿忘勿助

象先問君子人不知而不愠豈由有所見乎謝

顧曰亦由有所養先生曰他當初為學只是
為己無心於人知與不知故不愠若為人而
學則人不知時不勝其怨且尤矣惟孔子是
此學觀其言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故學只在不求人知如諸生
應試或有中不中的曾中果能無芥蒂否不
然只求人知不求天知不得謂之君子之學
吾近日過解王克孝之父言克孝夜半苦學
嘗勸止之曰汝既不應科第讀此書當誰知

汪野史詩金 卷三
三
邢克孝應之曰豈有讀書之人要人知乎亦
近此

汪洲問靜時看書少有得一到擾攘時便不能
入如何先生曰雖動亦靜可也然靜時無工
夫乎曰怎麼無工夫廓然太公可也象先曰
程子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似又工夫多在
靜時做也先生曰此或對世之浮泛不定者
發也定性書不云動亦定靜亦定也然則何
以能定乎曰在知止

先生曰先儒謂曾子大賢也尚一日三省吾人
無所不省可也其言似美而實不然象先曰
邢恕一日三檢點程子謂其餘理會甚事是
乎曰是矣而亦未盡也我不嘗說來此是曾
子揀切己病痛處做工夫故日以此三事自
省今日諸生病痛或只在為人謀上或只在
友信師傳上或不在此三事只在好名與好
利上亦從自家切己病痛察治亦便是學會
子之學象先曰如此看來益可見曾子自治

切處先生曰見得誠切處此猶在曾子者也
行得誠切處此方在汝賢者也時象先默然
有省

一生問為學而苦於治生之不足如之何先生
曰無不足者只要見得破耕可商可傭卜亦
可何妨為學昔管寧華歆共鋤而獲金歆熟
視之寧竟擲不視此不外耕而學的韓康伯
隱於長安市賣藥不二價有一女子買藥長
安市中聞藥價不二問曰子莫不是韓康伯

否此不外商而學的又如漢嚴君平賣卜凡
有父兄來問便教以慈愛有子弟來問便教
以孝敬此雖賣卜亦未嘗外學諸生亦嘗有
此學者乎未也故為學不患身貧只患無志
爾艾希淳曰見得破三字是主本

先生每謂仁是聖門教人第一義故今之學者
必先學仁一生初見先生多不省先生曰今
欲為這學須是換了這箇心腸纔好其生愕
然曰何謂也曰天始生人這心腸元來人人

涇里先生語錄 卷五
都是有的只為生來或是氣稟欠些或是習染雜些把這心腸都失了只是箇塊然血肉之軀與仁相隔遠著所以要把這氣習變易盡了纔得與這仁通非是教諸生外面討箇仁來也其生至是始什然

象先問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皆起於不仁故繼以人而不仁於二章之後記者之意深乎先生曰是如此觀其曰可忍正是不仁問三家之不仁其原又何所自曰我不嘗說來亦只起於耻惡衣惡食語未畢一生處問知其說者之知字如何先生曰纔所言汝盡知之乎對曰猶未能盡知曰未知豈可不求知既而又曰三家正所謂不知其說者苟知其說誠敬立而仁孝之意油然而生矣而又有一八佾之舞雍詩之歌乎

諸生聽講中間適有將一卿佐送穆玄菴詩呈中有云萍情分野水官迹等浮漚先生稱善遂示諸生一幼生徑先取看先生曰此非讓

道也且不知講書是學是處正是實學諸生
悚然曰此可見先生無徃非教先生曰非是
我無徃非教正要汝輩心無徃不存爾夫孟
子未云徐行後長謂之弟堯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只一徐行揖讓之間而堯舜之道便在
此今人這處皆忽略過了象先曰老氏云知
白守黑知雄守雌似亦能讓而何以不可入
堯舜之道曰老氏之心只是要討便益幾會
有真心讓來此正王霸之分幾微之辨却又
不可不慎

象先問和靖云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
箇義伊川以爲是將恐未然乎先生曰天命
之謂性命還在性上的豈止中人可言孔孟
於斯道之廢興衛卿之得不得皆曰有命故
我曾有送晉江顧新山語云命不立則義不
精義不明則命不著亦只是作一樣看蓋義
命元非二物也

淵問好仁者所至似又愈於惡不仁者先生曰

天下之道只有箇仁與不仁而已人之情亦只有箇好惡而已象先曰或有知好仁矣係於小人之不仁或不知惡不仁矣作主不定或已之有仁不能自強如何先生曰好仁而不知惡不仁還是好之未至也惡不仁而不知好仁亦是惡之未至也未盡好惡之道者也蓋仁元只是一箇理好惡元只是一箇情

象先問即事即物皆是學漆雕開謂吾斯之未能信不以拘乎先生曰謂即仕而學在焉可也謂斯之未能信而以仕學為不可也此孔子所以惡子路之佞開一味自信而不苟出夫子所以取其志

洲問狂簡先生作兩人看如何先生曰孟子元是做兩樣人看來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昔董仲舒稱仲尼之門羞稱五霸故縱橫捭闔之徒孔門皆是沒有的只有這兩樣人或過不及而已故孔子只裁抑之

使歸中行便可以入聖

一生問人言是我亦應以為是人言非我亦應以為非如此似亦不失和氣先生曰此只是箇無不可爾孔子太和元氣却不是如此又有箇無可者在也

象先問子路請禱夫子平日謙已誨人此處又直自任如何曰夫子言天便與天對得的言地便與地對得的言鬼神便與鬼神對得的而猶曰禱亦是謙詞然學者須是學到實諸鬼神無疑如孔子方是學問學者何以能便得到此曰在慎獨始之不愧屋漏熟之便是丘之禱久

一生問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如何先生曰觀此可以知人之胃次矣太宰便以藝看做箇極大的子貢便以藝看做箇極小的夫子便把這藝看做一樣無大無小也故太宰蔽於物子貢猶有物夫子無物又曰只這處教顏子如何從得高堅前後之嘆其亦在此乎

象先問聖人無我人便有我者何故先生曰只是不仁不仁故有我人一有我則人便得與我為敵雖近日兄弟朋友數人中間亦便許多叮咛藩籬隔斷了是以西銘言乾坤便是吾父母民便是吾與他把已身放在天地萬物中作一樣看故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先生曰夫子在鄉黨而恂恂原他謙謙之志自是如此非是矯飾取容悅的至於宗廟朝廷也須便便不然或至害事病民此處可見夫子愛兄敬長之心為國為民之念故觀聖人之言貌當先觀聖人之心術纔得

右門人休寧

胡大器
許象先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十三

太常南所語

乙未正月二十八日先生至太常南所曰諸友今日聚講而不懈者必意氣之相孚也如有疑處俱當吐露無隱我嘗謂孔門諸賢真得唐虞精一之學如子路不悅又曰子之迂也宛然唐虞都俞吁咈之遺看來唐虞聖賢尚相辯難吾人萬不及前聖如何隱而不露蓄疑不發

應詔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如應詔近來獨處
靜坐或對衆人未免樂於放肆而惡於檢束
心欲嚴整而終不能如之何先生曰還是不
敬心一於敬則自莊肅矣應詔曰詔心非不
欲莊肅特無下手工夫先生笑曰敬外又豈
有工夫耶惟熟於心則自不難耳王材起曰
楊邦彥通為詩文纏縛故有是說先生曰子
卿可謂邦彥之直友矣但人有聰明切不可
錯用我敝省有一先生天資甚高筆力甚健
每作文陋韓蘇而駕馬班賦詩卑李杜而邁
漢魏真可謂一時之才士矣我嘗謂使斯人
而在孔門好學不已則何顏會思孟之不可
為特其所見未破故終身滯於此耳邦彥果
能先立乎其大者由是文必法六經詩必法
三百則凡措諸言詞者一皆胷中流出有何
不可

鄧廷選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先生曰仁還是
禮樂之本夫子序此章於八佾歌雍之後者

蓋言季氏之不仁也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即是不仁先儒嘗以公言仁又以愛言仁愛字最說得好如人深有愛君親上之心則自不敢越禮僭樂矣又問序和與仁何以別先生曰譬如事官長處僚友今日之相聚長少次立便是序中間從容揖遜便是和若皆出於真誠惻怛此便謂之仁然必仁為之主則自然無不和無不序又問林放問禮之本夫子何不告之以此而止云儉戚先生曰儉戚豈就為禮之本哉蓋禮貴得中如人家行吉禮一般專是奢侈固過也若一於儉而無敬則又不及矣至於有親之喪專是繁文固過也若一於哀戚而凡附於身附於棺者通不著意豈得為禮之中乎故謂儉戚為禮之本則不可也謂儉戚近禮之本可也觀一寧字自見

應詔問教以行簡與居簡之簡同乎曰教是行簡之本如居簡則一於苟而不能臨民者也

應詔起曰敬以行簡固然如簿書錢穀之繁
軍戎祭祀之事皆國用所不能無者若徒執
一行簡亦可乎先生曰此正見行簡有其要
也彼諸葛孔明每事必周勤後來便食少事
繁此蓋不知其要矣應詔又問然則要在用
人乎曰要在於敬能敬以自治而無纖毫私
滯於其中則自然會用人自然會理財事事
有緒而不亂矣如自家無敬之本惟事苟簡
吾見一身且弗治安望其能臨民看來今日
之講不難於簡而難於敬賢輩他日居位蒞
政切不可忽此敬字

問不遷不貳如何先生曰不遷怒發而中節之
和不貳過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顏子逐
日在這性情上用功怎麼不謂之好學又問
何以見得性情曰七情之中惟怒為甚怒而
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正矣人性至善本無
過失過而不貳則馴致於至善矣應詔問做
不貳工夫有甚下手先生曰不貳中要一箇

勇字能勇則改過不吝不遷如何曰凡人之有怒必先有私心繫累故程子謂忘怒而觀理之是非然欲到忘處必須於私心一刀斬斷方纔做得非勇亦不能邦彥若欲下手盡先從勇上用工講畢又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始可語夫不遷怒極高明而道中庸始可語夫不貳過

先生講古有三疾謂諸生曰天下人病痛甚多夫子獨嘆三件者何謝顧曰狂者是過的一邊矜者類乎狷是不及一邊愚則不能狂又不能狷天下只是三等人故夫子嘆乎曰誠然但古人之疾猶是實心今人雖三疾亦不似古蓋習俗之染甚可惡也

問夫子言性相近習相遠又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者何曰人性相近其本元無不善但習染後始相遠也除是上智下愚者則不能移耳蓋言人性之善也如堯舜桀紂顏回越椒數百年之內億萬人之中始有一人焉看來

涇野先生語錄 卷三 五
天下可移者還多而不可移者甚少可見還是性之本善也一生曰此兼氣質之性乎曰天命之性非氣質何處求如何分得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合觀之更覺親切至於韓子性有三品之說似有兩可之疑誤看了上智下愚也

問鄙夫何以不能事其君先生曰鄙如邊鄙鄙陋之鄙非王都之內一般人惟鄙陋則心小阿諛為容逢迎為悅終日患得患失更有甚念頭到君上也

右門人祁門謝顧錄

先生曰論語只學而與孝弟兩章便可盡為學之道學箇甚麼也只是箇仁然學仁從那裏起只於孝弟上起孝弟則九族悖睦以此百姓昭明以此於變時雍鳥獸魚鱉之咸若者以此孝弟便是箇根因而仁民愛物之枝葉花萼油然而生不能已也如西銘便具為仁的道理象先問然則西銘可以盡仁乎曰程

子謂西銘言弘之道為仁之方也而孝弟則所以行仁之本也是故君子務本不可專靠西銘不然則墻屋上貼的仁與身體上貼的仁豈能相干邪

子實問朝聞道如何曰試言所以聞的氣象子實言是持守不變的意願言如聞性與天道之聞象先言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一般先生曰也皆是但所以得聞道處汝輩皆未說及耳諸生請問先生曰我和汝輩於這道都是可得聞的只緣血肉之軀包裹著惟終日戚戚或是居室不安或是衣服不美或是飲食不豐這等念慮橫於胸中怎麼得聞道故須實見得這道舉天下萬事萬物無以尚之如好酒者惟知酒之美好貨者惟知利之美故雖酒貨殺其身亦不悔焉是聞酒聞貨者矣觀此可求所以聞道氣象

椿問治國治家禮樂非仁不能而夫子於由赤許以治國家禮樂不許其仁謂何先生曰仁

河野先生語錄 卷三
體大而無不在者也。觀易體仁足以長人，則知天下萬物皆在仁中，是甚樣宏大。千乘百乘賓客豈足以盡之乎？故三子或一時一事之仁，則有之求全體不息，便不能改。夫子不許。

淵問無私心而當於理，是可言仁而義亦在其。中否？先生曰：只不息便是箇仁義不待言也。應熊言只為富貴人念慮擺脫不開，能如顏子之不改樂，便能不息。先生曰：此亦是渾淪說。

了人各有箇息處，提起便會不息，便是仁。如伊尹一夫不獲，如己納之溝中，范文正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是也。徐紳言一家之中，父子弟兄猶可推之，到他人便不相干。先生曰：這還要相干。椿問此處却甚難，曰：體西銘意思，嘗存乾父坤母之心，則推之一家如此，一鄉如此，夫之一國與天下亦如此。這便相干了，患人不立志耳。

延祀問西銘定性大指如何，先生曰：西銘是仁。

孝定性是知止有定乎實言擴然太公物來
順應是聖人事又何用知止先生曰惟其真
知故靜亦定動亦定內外兩忘廓然太公物
來順應即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者也細思之西銘就如孔子見齊衰者冕
衣裳者與瞽者雖坐必作一般氣象定性就
是顏子不遷怒不貳過的氣象故求觀二篇
大旨須自孔顏身上尋看又要自己身上尋
看得

洲問博施濟衆堯舜猶病如何先生曰吾舊將
能字重看蓋博施夫人所能博施而濟衆則
或有不能曾以賑饑一事言見聖人固有是
心然其所及則非聖人一手足耳目之所能
也是聖人能於博施而不能於濟衆觀此則
堯舜猶病可見洲又問昔有陳廵撫過微問
中庸位天地育萬物古今人誰盡得諸生對
惟堯舜能然陳公曰夫子說堯舜猶病者看
來亦未盡得復先言猶病者亦自其心不自

足而言先生曰正是如此不然則堯舜之民於變時雍古今之治莫有尚焉者若真以為病而不能位天地育萬物則古今何人不病而中庸之語夫子豈虛設無歸著的故猶病二字只可以之推堯舜之心不可溺之而少堯舜之治

椿問求仁得仁是兼遜國諫伐否先生曰還是專言遜國蓋子貢惟問爭國之事也椿又問使夫子在衛亦有此事乎胡氏謂命公子驩而立之果得夫子當時處之之微意乎先生曰夫子得父于衛必能化之無這樣事胡氏之言在夫子未必如是也象先問人謂輒當迎父遜國卒不肯立則尊之如唐之太上皇之制如何曰如此則是告輒以偽矣蓋崩殯以淫亂之耻乃人子之情至不忍者非有大罪逆也輒若誠心迎立而崩殯能保其宗廟奉其祭祀收其人心一反其既往之愆則雖靈公生存不復怒焉即昔人所謂子方回過

於睢陽而父遂解顏于漆洧者矣况靈公已卒世乎若是而立之以次傳位于輒則在靈公無逐子立孫之嫌在蒯瞶無怨父怒子之恨在衛輒無承祖拒父之非父父子子祖祖孫孫又何不可

一日諸生請講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適有二生自監中來因言近日方得撥歷云云子實遂言司成可謂太執矣先生曰纔說出辭氣斯遠鄙倍而子遽忘之乎此心一息不存便會忘了久之曰以此知工夫不可一時不密

椿問高堅前後如何先生曰高明配天可以言高博厚配地可以言堅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可以言瞻前忽後此夫子之道直是無窮盡無方體顏子所以難於進步而有是嘆也然則博文約禮其學之法乎曰此夫子之善教也如易曰遠取諸物是博文之事近取諸身是約禮之事然有先後乎曰二者並進一文之博一禮之約非博了文而方約禮也顏子

之竭才正是並進蓋高堅前後道無一息之
停學道者亦當無一息之間如今日讀書不
得其義理輒自阻焉顏子惟于仰鑽瞻忽之
際愈自強不怠故所立卓爾又曰此章極言
顏子當時學孔子的氣象只在竭才而已今
人只緣不竭才

椿問陽明先生謂四五十無聞是不聞道疾
沒世而名不稱是疾名不稱道如何先生曰
說不聞道是說疾名不稱道則非也蓋生而
務名固君子之所深戒若夫沒世而猶無令
名之播則其平生無行可知矣非君子之疾
而何

椿問顏曾可與權否先生曰也可與權如用舍
行藏仰鑽瞻忽曾子聞一貫答門人以忠恕
謂非權不能也二子固可與權然須觀其所
立處簞食瓢飲回也不改其樂魯君致邑曾
子三四返而不受故權雖難于立而必立後
方能權汝輩欲學顏曾之權請先從他立處

起

右門人徽歛許椿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十四

太常南所語

楷問今日時文體制當何適從先生曰文字要
意新則辭自不腐不必在字句上著力何以
能意新曰躬行自得之語便別

謝顧說二程抄釋某人雖有不肯借人先生曰
得之而誦誦之而躬行可也得之而藏藏之
而束之高閣不可也

楷問作文怎的是新意先生曰只要發揮本題

如樹木然從根發出者自有生意葉也綠花也紅愈看愈好若徒擊取陳言以為已說譬如攘取別處花葉縛在樹上自莫有生意楷問此生意須是由體驗乃得先生曰要躬行楷問求仁之要在放心上求否先生曰放心各人分上都不同或放心於貨利或放心於飲食或放心於衣服或放心於宮室或放心於勢位其放有不同人各隨其放處收斂之便是為仁如朋友相會或一言之善一行之美或威儀言語處相觀而善若能為得這箇仁的學問則他日居官自會愛民愛國也

楷問稱叔度者曰汪汪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此外不知史書上更有甚稱語否先生曰此力行之士也只此數語已見其全矣不在多也如顏子稱夫子只說仰鑽瞻忽四句其他游夏何能說得到此且其所以仰鑽瞻忽者是箇甚麼

楷問孔門諸賢之字皆有意義不似後人誇張

且俗也先生曰當時諸弟子名字似皆經孔子所更改者如閔損字子騫損是貶損騫是騫舉如顏回字子淵淵水取其回曲深遠仲由字子路冉耕字伯牛尤更明顯後世如王績字無功仲淹曰朋友之功缺矣蓋古者命字長以伯次以仲少以季居多楷因泛舉不已先生曰學貴識其大者故孟子武侯之學皆識其大如曰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蓋得其五人之意雖三人忘了亦可如屑屑於人名字句上求恐務其近小而遺其遠大者也

先生曰秀才學術所係不淺善則足以福斯民不善則足以亂天下是故學術不可不慎也故崔清猷曰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

先生曰感衰之數不獨天時地勢亦然故人富貴貧賤如循環然子夏曰富貴在天可見只有道德仁義是不朽之物故在我者不可不勉

問閑思雜慮何以除之先生曰要好古志篤則雜念自不生故曰好仁者無以尚之

一日講畢先生曰諸生在家作何功業衆未對請教先生曰須以為仁作課程如其所行過事及所接友生講論都要一一紀載四書五經依日帖讀其於程朱之學皆當激昂做做可豈世上有箇到何時該生程子又到何時該生朱子來的理只要常自激昂

陳紹儒問格物窮理工夫將格盡天下之物讀盡天下之書邪先生曰朱子補傳雖曰云云其實在學者格之自有其要俱是因其所臨之地而然如此做工夫人猶以為難若必欲盡格天下之物與盡讀天下之書則待何時了邪

楷問涵養省察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件事無兩箇工夫纔省察是天理便要擴充是人欲便要遏塞戒慎是人已不交耳不聞聲目不見形時候於念慮之萌處著工便是慎獨工夫

亦無兩樣先生問克己以何為先或對曰以
省察為先先生曰省察自何處為先漫漫從
那裏下手蓋須如曾子之三省從受病痛重
處醫治得其他輕處都可了如好酒從酒上
克如好貨從貨上克久之自有效其格物致
知又在省察前一步

先生曰學不進只是己私不除己私不但聲色
貨利甚至於喜怒亦只從所欲

先生曰聞薛文清公為御史時每至三楊閣下
門首止投刺與今時不同三楊慕薛之為人
不得一見後於朝班中尋訪誰為薛御史始
識其面其見重於人如此

先生曰學者言行須以聖人為標準則其緒餘
可無

右門人儀真盛楷錄

諸生有問存養省察如何用工夫省察果存養
中一事否先生云在聖人無事省察在學者
還是省察工夫多省察就要存養存養亦有

省察二者不可偏廢却是靜中有動動而復靜意思

先生訓諸生曰心即田也心田之說最好就是禮記所謂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此等說話當體認

化問心中如何能常明常覺惺惺而不昧先生曰常明常覺則聖矣然亦難至外誘汚染之則不能矣今當去其外誘之汚而專志於道則始而一日之間一二時之清明繼而三四時之清明終而日夜之清明矣惟患用力之不專爾

右門人徽歛胡蒙錄

先生曰人之情只是好惡天下之道仁與不仁而已然好仁而不惡不仁則是好之未至也惡不仁而不好仁則是惡之未至也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古人多說箇力字力有自強不息之意若孔子祖述憲章上律

下襲學堯舜文武為未足又去學那天地皆是學力處所以成這箇大學問邵子謂一人之人十人之人千萬億人之人學今人未足又去學古人亦是此意應熊曰張子求道甚勇亦是自強不息否曰謂之自強則可不息則未知也因問學者所以息之之故應熊舉人之志分於富貴貧賤以對先生曰此是大自然界限然人各有重處須在此克去其要只在窮理理明然後能覺洲問先儒於應事日用之間要察識此心所發是仁是義禮智否蓋嘗求之心而未得先儒有謂一事上亦有仁義禮智何如曰就此問之心不安而形於言便是惻隱不能斷是少義不能辨別是少智因謂在坐者曰今日所論其間有是者有非者然是者未必盡是非者未必盡非諸君亦察及此乎諸生未得其旨先生曰程子說得好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又曰諸君求仁須要見得天地萬物皆與我同一氣一木一

草不得其所此心亦不安始得須看伊尹謂
一夫不獲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是甚麼樣心
王言曰此氣象亦難今人於父母兄弟間或
能盡得若見外人如何得有此心曰只是此
心用不熟工夫只在積累如今在旅次處得
主人停當唯恐傷了主人接朋友務盡恭敬
唯恐傷了朋友處家不消說隨事皆存此心
數年後自覺得有天地萬物為一體氣象

右門人休寧葉泓錄

或問朝聞道何以夕死可矣先生曰此須知未
聞道前景象何如始得蓋未聞道時只是血
肉之軀利欲牽引心常戚戚如何得生順死
安唯聞得此道則耳目聰明心志寧靜渾身
皆是道理當生而生當死而死雖殺身成仁
舍生取義亦無顧累所謂夭壽不貳修身以
俟之也且如人之好酒好色雖終其身而無
悔者是直知其味也聞道亦然又曰此當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君

子坦蕩蕩並看又曰我嘗把孟子謂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與此對看彼謂雖生猶死此謂雖死猶生也

右門人徽歛汪洲錄

文祿問道不可須臾離朱子以靜存動察為言然動靜無二時理欲無二幾存省無二功岐而二之祿深疑焉先生曰此總言慎獨工夫存省之功固不可分能存天理便能遏人欲能遏人欲便能存天理故君子用功惟於一念將萌之初加之意焉戒慎於已所不覩恐懼於已所不聞道在我矣蓋此不覩不聞之敬人皆以為隱微而可忽孰知其至見至顯也故君子必謹其一念將萌之獨焉原無二截

右門人臨海陳文祿錄

釜初見先生講克己復禮問曰所謂已者我之身也何以欲克而去之先生曰已之與人均受天地之氣以生其血脉本相通也人惟私

意一生是以人自為人已自為已元初之相通者始判然二之矣是以君子貴克已則一人已平物我直以天地萬物舉而屬之一身是故志定於此氣通於彼而天下歸仁堯舜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溺之也其真能克已復禮者乎西銘一篇全是發明此意又曰人惟有已始有人人惟無人始無已已者人之敵也

先生曰樂道人之短則為已之功必不真切若為已之功真切自無暇說人長短釜聞之惕然又曰人能反已則四通八達皆坦途也若常以責人為心則舉足皆荆棘也

吾人只是貧富二字打攪故胸中常不快活試嘗驗之自朝至暮自夜達旦其所戚戚者此貧此富也自少至壯自壯至老其所戚戚者此貧此富也君臣之相要貧富二字要之也父子之相欺貧富二字欺之也兄弟之相戕貧富二字戕之也縱使求而得之尚不可為

况求之未必得耶孟子曰得之有命孔子曰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右門人餘姚黃金錄

先生曰貧而無怨難是多少學問大在吾人終
日只是學此能透此關則富貴利達得喪毀
譽不足寘念中矣然其功自無欲入無欲故
寡求寡求故無不足無不足故能處貧如富
而無怨心

無諂無驕雖知自守猶有貧富病根在到樂與
好禮上是甚胸次這便把貧富都忘却了一
面從天理上走如何可及子貢便能自覺在
切嗟琢磨上做工夫起甚是知學故夫子許
之言詩看來子貢非止論學蓋知學矣此子
貢得力處

應詔問立樂局使人習樂如何先生曰言君相
能使民衣食足而頌聲自作樂局雖不立可
也故人而不仁如樂何意思甚廣大不然縱
能盡習得咸英韶濩亦不濟事

應詔問英氣還當有否曰無者不可不有有者不可不無

池州徐宗魯問聖人何思何慮與佛氏寂滅何以異先生曰何思何慮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的意思佛氏寂滅是死其心矣自是不同也

右門人徽歆李應宣錄

邵伯舟中語

先生北還太學過廣陵時諸生十餘人同舟共

送至灣頭遇高郵守門人鄧誥迎於舟中設酒先生稱巡鹽徐芝南好學一生曰他嘗言人惟格物便可平治天下何用許多條目先生曰信如子說則當時曾子只說物格而后天下平可也何必許多誠正修齊工夫邪夫格物是知必須意誠心正然後見之躬行不是一格物便罷了盡天下事且如子華未仕時亦只是講明此道而已豈能預知一郡人民土俗乎至于今日到高郵身親經歷便有

許多政事條理焉能一舉而了盡一州之政
乎如芝南之說皆今時頓悟之弊學者不可
不察

鄧誥問白沙之詩有太虛相友何如先生曰白
沙之友太虛猶東坡之友佛印退之之友太
顛也惟其友太虛是以白沙之學被引入禪
至於孟子之時不聞有此人也周程張朱之
時不聞有此人也誥復曰白沙果禪學乎先
生曰然

右門人微歎黃沐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十五

太學語

一生以侍直為勞不得讀書求三日一入班先生曰汝在此侍直行亦是學立亦是學非必在號讀書然後為學也

七月中編刻儀禮圖解書成八月中編次詩樂圖譜書成軼拜而言曰嘗聞禮樂不可斯湏去身先生以此為教編成禮樂二書興亡繼絕有功於聖門有大造於學者軼自下土來

初入太學聞絃歌之聲雍容和鳴又見行冠射諸禮從容揖遜恍若身遊於鳳儀獸舞之世竊思古昔帝王以禮樂治天下以今所聞見惟之亦可以想見三代當時之盛

右門人蘭谿趙軼錄

先生與某先生至一寺中幽僻某曰行到此寺方知此寺模樣可見行在知前先生曰若非知有此寺何得行到此寺知非在行前乎

先生謂諸門人曰讀書無他只要克去自己病處如好博洽如好文字如好貨財如好名之類皆是一偏之病各自其好而克之即是學矣

先生謂徐定國公曰 聖天子下即是一人可謂貴矣家積萬鍾可謂富矣富貴皆汝所有此人爵也所少者只是箇道義天爵也汝母以為與頭巾秀才在一處習學為耻蓋汝即管事千萬人皆在汝掌握中舉動應酬非學焉能自此習禮公侯咸集先生必人人親敬

之於是膏梁統綺之人不能話談者亦有說
得庸學魯論之義者矣

先生開五經館於彞倫堂東一日與諸生講論
有歷事數十生成聽講揖先生暨諸堂師乃
又揖在監諸生先生止之曰禮見同等不起
此不當揖是後每講而外士至者俱不揖諸
生

有報訃八缺數公卿皆有書柬歆求與親故先
生俱不從迺擇善行貧而地遠如錢嘉猷輩
撥之曰將以抑奔競也是後諸生奔競者遂
絕

先生與定國公講論語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
力事君能致其身言竭力除是力所不能去
處方止如盡性修身顯揚之類皆竭力也致
身只是不私其身家如死生變故不渝之類
汝學問為人全在此二句了此將相之道得
矣鶴問曰如下堂傷足於竭力何如曰無往
不通

先生與定國講論語禮之用章曰凡人看禮字
只做道字看了殊不知禮字正是舉這道字
的器具如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其用昏定
晨省等禮是舉親之道其朝覲等禮便是舉
義之道和字只是箇自然從容便是故禮必
由中心自然形見出來方是和

先生曰子貢謂孔子溫良恭儉讓蓋溫和平易
謙讓的人人方親近得若驕傲稜角粗慢的
人人怎生肯去親近他儉如着好衣服的人
人難親近若着尋常衣服的人易親此等處
夫子最近人情人將聖人看太高遠了反失
之矣

右門人沁水張鶴錄

先生以禮樂久荒慨然以興起為己任爰命盧
堯文等考訂儀禮衛良相等編次樂章俾諧
之音律仍令禮生演習冠射聘燕士相見等
儀於時園橋門觀聽者如歸市宰相嘆曰乃
今獲視三代威儀每晨夕升監之先必奏樂

詠歌和律洋洋盈耳諸生用是多退讓恭遜
之風

凡讀書必須看大頭腦直與身心相切意思自
別

一日諸生有告依親者復欲改南改南者復欲
留監先生喟然嘆曰這箇都是志不定惟志
不定所以有此過失因進廂房諸生謂曰學
者全要立志使志能有立焉得有許多紛更
擾亂之事夫子所以說箇三十而立夫以夫
子之聖尚說三十而立則立也亦自不易學
者必須能立方可謂之學諸生因問何以謂
之立志曰中心見得明執得住外物從他不
能搖動便是聲色也不能動他貨利也不能
動他就卓然立得住了今之學者且莫說耳
順從心地位只是能立得定便是好學者了
不要說三十而立便是五六十歲七八十歲
能立得也好了不然便有活得百歲的亦不
過倒東倒西與草木同腐朽而已如今人但

河東先生語金 卷五 五
曉得七八十歲百歲之壽不曉得由百歲而
上有四五百歲壽的如古人有勛業文章傳
於世者是也有千歲萬歲壽的如孔子道德
垂於不朽者是也自古六十歲以至百千萬
歲惟人所為當自立志始

先生因舉人為貧泣以告差曰如此無力為貧
所困了且爾不觀顏子之處貧乎簞瓢陋巷
不改其樂我嘗說欲知顏子樂處當觀常人
憂處人須要克得這憂去纔見得那樂來

鄭博士等進見論及為學當以明道自期待先
生曰然因問曾有程子全書否對曰未有也
曰它書不有猶可至如程子書可不携邪因
問周子張子何如曰看五經四書後周程張
朱四子俱不可不看經書之後舍數子將誰
與歸先生於四子俱有抄釋會戴冠等梓行
之先生告諸士子曰冠輩之志遠矣

監生盧堯文等刻儀禮完印數冊送上先生勞
而受之曰此書我意欲通示諸生題本要工

部刊行爾等乃奮志刻成此書不以衆人之
事而惜已之勞費這箇就是善行今所進本
中已將盧堯文等名達於九重看了爾等
初亦不圖美名之上達只是要速為好事而
行之耳時侍立諸生感嘆其善

一日衆舉人侍立先生曰爾等在此務去隆師
親友講明經史務要體諸身心與世間幹些
好事可傳於後如古人能活得千百載方好
不可虛過光陰枉在人間生一世也

一日襲會昌侯孫應乾侍聽講誠意章先生曰
此章大段工夫只在毋自欺上或善或惡苟
既知之能不自欺則善必能實好惡必能實
惡而意就誠矣小人之為不善只是瞞昧了
自家的心不過欺得自家至若那心廣體胖
非是他這等存心篤實發言措行無不光明
正大焉得胸中快樂如此學者必須真誠用
心方好

先生命舉人張暄講說齊家治國章大意畢問

曰治國有許多條款如農桑學校刑名錢穀甲兵水利虞衡之屬畧不說着一些却只說孝弟慈便好治國何這等省事耶對曰也只說本源所在節目自在其中曰你就將本源處分割那節目何如暄未有以對也久之先生曰條件雖多推之一理故如保赤子着實以慈愛之心求之饑為之食寒為之衣則赤子自無不保人惟恐無孝弟慈之實若能以孝弟慈之實用諸行事則農桑以足民之饑寒而與吾君固邦本學校以教民之俊秀而為國得賢才與凡兵刑以禁暴亂錢穀以廣儲蓄者無不可推而行之故齊家而國亦治也堯舜能誠心以致治桀紂不能故亂亡監生王永壽有孝行諸友保呈先生深加嘆賞并錄其來保之人詢其行事之詳是豈惟見永壽悅親信友之善哉孟子所謂與人為善者也

監生賈廷傑為其友賈倫殯殮并檢其行李無

河野先生語錄 卷五
失先生許其有寄托之義仍令書諸紀善簿
首獎之曰克敦友誼示民不悖

右門人蕭山來

端本錄
端言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十六

太學語

河南一監生改巡歷作正歷曰願久留監中請
教先生曰不可謂無人遂出曾子子思同道
題考之考畢先生看曰汝從何人讀書曰昔
遊王科先生門下曰此人在陝西作縣時躬
行丈量田地守正不阿後取在科以言去官
汝河南何栢齋之後有此人耳久慕其人而
未得今見其徒矣

先生謂諸生曰昔在太學時與馬伯循六七友
於寶印寺習禮人皆譁曰用心於無用之地
殊不知今日之所教正昔日之所習也今日
教諸生習禮亦為後日計耳不然他日有一
命之寄則手足無所措

先生謂善士曰今日諸生登善行榜者甚難得
蓋太學天下人才所萃之地一季只取汝輩
數十人或一行之善或一事之美苟於此勇
猛前進因一行而至百行因一事而至萬事
是集義所生者養浩然之氣充天地之道不
過是也信能如此固不負他們所舉亦不忝
汝輩所生

或曰先生奏請 皇上行養老之禮於國學行
大射之禮於澤宮何也曰此先生作用妙處
且行此禮三公九卿穆穆皇皇有揖讓之風
如唐虞之時觀者自樂舉天下之好無以尚
之所以基太平者此也而其他遊觀皆可免
矣

先生命監生每月習禮二次每日歌詩一次鼓舞作興監生升監者自然心清氣和身際於唐虞三代之時雖四方來觀者無不以為美

右門人休寧胡大器錄

梓原籍有一書洞請名焉先生曰爾云何梓曰洞據絳城中高岡南望汾水未知可名以望汾否先生易望為睇曰睇下視也遂大書三字梓歸以語邦治邦治曰初意如何曰文中子薛敬軒二先生嘗講道於此深慕之故有是名先生以睇易望其必有說矣邦治曰先生其定汝之志乎梓恍然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河汾之支流居其下矣雖然道以孔子為至而進道未必不由二先生始也

先生書甘貧改過字方畢梓欲請青天白日四字汝勤亦欲為梓請皆未及言先生復賜光風霽月四字比出與汝勤語汝勤亦道已意因問梓何以不卒請也梓曰先生方書甘貧改過即書光風霽月言光風霽月由其貧改

過而得也先生固已賜青天白日矣而又何請也以此知求先生之書不可不會先生之意遵先生之教不可不體先生之心

先生曰明道動容極可愛看來只是學仁

璫歸請教先生曰無他與諸生前日所講甘貧改過而已某平日無過人處只守拙不改

問精神倦時亦可休息否先生曰天地有陰陽晝夜君子以嚮晦宴息時可休息如何不休息若時不可休息而休息宰予晝寢是也

問心纔動一正念復又動一雜念把持不定何如先生曰此不知止也若知止則心自定矣問我欲仁斯仁至何如先生曰看欲字至字若一念欲仁一念之仁至矣念念欲仁念念之仁至矣一日欲仁一日之仁至矣一月欲仁一月之仁至矣三月欲仁三月之仁至矣這便可幾於顏子過此則聖人矣

問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何如先生曰只是心孰與仁為一了若心生一日不違仁也難何

能三月不違仁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若要
熟須日新而不已始得

問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何如先生曰仁任最
重克仁如天舜欲並生哉纔擔當得起孔子
嘗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信乎仁道至大而
為任最重也能克已認得為已始能曾襟闊
大與物為體而無間呂與叔詩云剖破藩籬
即大家有見之言也欲任仁須以曾子論孝
意思推將去孝即仁也事君不忠非仁也交
友不信非仁也若處不莊非仁也戰陣無勇
非仁也知其非仁則所行皆仁日日新之而
不已則量無不弘物無不容真如天之無所
不覆地之無所不載其任不亦重乎

問讀書何以能長進先生曰須日日有新的意
思纔見得長進若不見有新的意思終是不
長進

問論語凡論心論政不一何如先生曰聖人論
心未嘗不與政通論政未嘗不與心通聖人

隨處發見學者逐章體認便見心政合一之道

問一身多病何以為治病之方先生曰二程抄釋對病良方也手此一卷不釋身體之則病自愈矣

問孝先生曰父母生身使身而為有道之身是愛其身也愛其身是愛其親也是孝也使身而不有道焉是辱其身也辱其身是辱其親也非孝也孝莫大於愛身而為有道之身不孝莫大於辱身而為無道之身

問道業舉業何如先生曰一道也心純則理純理純則文純蘊之而為德行措之而為事業道相貫也豈有二乎哉俗學岐而為二者非也

問泄柳何如先生曰古之狷者也今寡其儔矣或曰不近於固乃非中庸之道乎先生曰始學而遽欲學中庸鮮不失之胡廣

問損友固當遠亦當容否先生曰若始學直當

濂溪先生語錄 卷二
峻絕遠如蝸蛇豈可苟且以相容若不遠而
容終為彼壞豈能成立譬之直木終日為藤
蘿纏繞未免於曲豈能條達若脫去纏繞則
自成干霄之木矣若學成後亦宜涵容彼終
自化豈能免我耶何不可容之有夫遠之者
子夏之見也聖人始學之教也容之者子張
之見也聖人成學之教也隨其學與時而遠
之容之可也豈可固於必遠亦豈可固於必
容哉

問神主壞宜脩否先生曰人住居壞便欲補緝
何況神主可不補緝乎主壞前人求木之不
慎也前人既失之於其始後人可不救之於
其後

問諸子之書多矣何獨於四子抄釋先生曰堯
舜禹湯文武之道賴周孔而發明周孔之道
賴顏曾思孟而發明顏曾思孟之道賴周程
張朱而發明此子所以獨留心於四子而抄
釋之也

梓輩侍坐見公子來起先生曰非禮也獨不聞
禮曰侍於所尊見平等不起恐奪侍尊者之
敬也

先生曰天下之血脉皆吾乾父坤母之血脉也
昔予與一太守作序文有曰一人有數子女
焉有醜者有瞎者有跛者為醜者多備裝奩
為瞎者使學算為跛者使學藝各得其所能
如此人愛子女之心以愛天下之民則天下
之血脉通矣何萬物不得其所乎此始可謂
為孝子為仁人矣易曰體仁足以長人程子
以手足痿痺為不仁其知此乎

右門人絳陽陶梓錄

涇野先生語錄卷十七

春官外署語

曾王二生問曰自承至教後興起意常常見之
但不能發于事業爾先生曰興起意便是善
念只要勿忘昔嘗謂某人見道於驢某人見
道於舟舟驢外無所不見何患無事業乎
先生謂大器曰汝今戶部歷事見司官與同事
舉人要禮節有常不諂不傲為他們起敬便
道在其中

李惟中問近世作文長篇漫說可厭先生嘆曰
若教天下太平必須文章斂華就實而後可
程爵曰今之作文者未免壞心術先生曰苟
作之者根據義理如四書五經之言自是實
事則心術由是而正若徒字句上用功如兩
晉六朝之文自是虛談則心術便壞

有新任知府極衝要問曰到任十日迎送不絕
而于民間事全未理著雖欲愛民未如之何
先生曰苟存心于民而勿忘則迎送之處皆

愛民之地

渭崖說一生有天官材先生問何以見之曰但
看調和張桂二家他有手段也曰遨遊二氏
之門其人可知

先生說敝同年王藥谷書云悟三易某回云易
止是一個易有人說易道陰陽也有言說天
莫辨乎易皆不是易本為人事設故立天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借天地陰陽剛柔先發起以見人

之稟仁義皆由天地陰陽剛柔中來非外鑠我也。是以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柔象文言若發未盡，繫辭中備言之。易本日用淺近事，無往而非易。只是後人看得高遠了。

戶部任良輔曰：佐天資不美，悔吝日多。嘗書百忍字於壁，若忍過一事，則大圈一紅喜之也。否則墨筆一叉戚之也。先生曰：悔固好，但不可久滯于胸中。不若視人已為一體，人有不及，即憐惻之，斯可矣。佐曰：此達人之大觀，忍與不忍，不足言之也。退而書諸冊，以識無窮之意。

吉安蕭轍與劉方興請曰：方興常有私意，不能除。祭何先生曰：汝能養義理熟，而私意自除矣。轍問顏子之樂如何，曰：知常人之憂，則知顏子之樂也。

史起蟄與葛清拜先生蟄，問佛老之學。先生曰：明得孔孟之學，則知二氏之學矣。問孔孟之

學何在曰只是要仁與好問耳蟄又言清在牛首清苦三個月不下山曰在家時亦能如牛首三個月方可

問自古天下任用非人則日入於亂先生曰昔二總兵論天下有事之秋方好立功予應之曰寧使諸公不好立功不可使天下有事天下有事乃國之不幸也即昔日答陳思慎曰不問人運而問海運意

章詔與大器侍側詔起曰學者只怕壞了心術先生點頭指面前一枯樹曰人心壞了就如此枯樹安得有發生滋長意乎

做官功業有限而講學造就人材功業尤大古人高風真不在言語文字之間

問今之學者身為不善若罔聞知到別人於無過求有過何也先生曰風俗至此極矣可惡可嘆如周漢人恥言人過今未之見也

先生謂王輿曰學者必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凡百艱辛經歷一番後來為官必

能知民情苦樂做出事業便好先儒程子說
得甚親切若要熟湏從這裡過某與馬谿田
未嘗恥惡衣惡食汝師法可

或問有一官昔忤張羅峰云願明公息怒宰相
腹中容得船過羅峰又怒曰若糞船也容得
過耶先生聞而笑曰奚不曰容得糞船過方
謂宰相量乎

右門人休寧胡大器錄

材問自古聖賢皆有用心之說夫心者一身之
主萬用之所由出也而謂之用不知用之者
何物乎豈用一心而用之者又一心乎曰人
心要做得主宰忽忽茫茫心不在此此是不
用心用心只是敬曰今有用心於他技者亦
謂之敬乎曰此所謂錯用心也

材問趙苞全城而失母當其時孝則不忠忠則
不孝甚有難處者或謂姑以城降俟得母而
復圍城則兩全矣材以為母得而城可必復
如其言可也城降而或不可復則忠孝兩失

如之何先生曰昔潞州有仇時茂者寇將至
使其族人婦女皆入城寇至問時茂借馬曰
不得室且焚時茂曰室可焚馬不可得也室
遂焚族屬卒不及於害易曰君子以思患而
豫防之趙苞不能豫處其母於無虞之地及
其為虜所得則亦末如之何已又曰今人有
事邊鄙果有致身為國馬革裹屍之志則家
屬或不同行可也

先生嘗述仇時茂以其俸為鄉中諸善人製深
衣冠可謂好古樂善者矣

知風之自三句最好體認風是何等風譬如外
面有個毀的風便知此是我某事處有未當
有個譽的風便知此是我某事差強人意知
得此方能不然天不尤人方肯慎獨做工夫
也

材問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
之謂與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之
爾材竊謂以心之軀殼言固無出入若以心

之神言則有所謂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矣嘗見役志於碁局者賓客亦不知禮馳心於文藝者飲食每失其正豈非神着於物耶要在時時省察收斂不容一物使此心明鏡在此妍媸隨物以應而不逐於物然後為常存而不出也不知是否先生曰是

材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今做工夫却從樂與好禮上做還從無諂無驕上做起也先生曰既知道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便從樂與好禮上做

學者心事須要如青天白日都照得到不要被他侵了我本原動了我柄橛

初旦問於材言祠堂之祭可及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否材應之曰繼別為小宗伯叔祖父母伯叔父母自有為之祭者矣其可祭者其子姓同居與無後者乎問於先生先生曰是也然初氏聞其族人亦多支庶有不能祭者為是而不忍啓東之厚也吾嘗謂父母之多

孟子先生語金
男子者衆子貧一子富富者豈可以衆子之
貧而缺父母之養哉伯叔父母有不能祭者
聚其子孫同祭之可也

材問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只
此二言省了多少兵家說話孔子所謂我戰
則克其道想亦是如此先生曰然看來只是
要得人心就如程子云今將數千人能使依
時及候得飯喫亦是難事左氏所謂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此是人和至於昔日之事子為

政今日之事我為政雖有天時地利何所用
之材曰就是吳起所以成功亦是能與士卒
同甘苦但此恐還是第二着先生曰是教之
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是第一着若
夫凶年饑歲使老稚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則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矣

因論伊尹王材曰觀伊尹方其在有莘之野辭
受取予一介不苟其仕湯也必待三聘之誠
處則樂堯舜之道出則欲天下之人匹夫匹

婦咸被堯舜之澤此其道已不下於孔子矣而孟子等之夷惠乃若是班乎先生曰子言是也伊尹於夷惠為大矣但方諸孔一少不及爾材曰仲尼行無轍迹伊尹不及者其惟有迹乎先生曰然

材問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朱子謂前節為造其理後節為履其事竊謂孔子不感知命必於四十五十言之學至於盡心知性知天則

已窮神知化與天為一矣如是而後存且養而履其事乎陽明公以前節為生知安行之事次節為學知利行之事如何曰朱子之說是也陽明以末節為困知勉行不然蓋人所最感者歿壽也至於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命自我立矣到命自我立處知天事天又不足言此乃是至極然則知天與五十而知天命不同乎曰不同彼是兼行言此只是知材問二南何以皆婦人之詩如嘒彼小星便說

行役丈夫雖勞而安命未為不可先生曰抱
衾與裯一句還是婦人之詩天下易私而難
化者惟婦人婦人既化丈夫可知矣此文王
刑于之效也章詔曰堯之試舜亦自二女始
先生曰文王之道便自堯舜傳下來故孔子
教伯魚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蓋就是夫婦之間一步不可行矣伯魚
以是傳之子思故子思曰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材問射禮延射云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
人後者不得入夫為人後者自是昭穆應繼
不得已而為之何以與敗軍之將亡國之大
夫等先生曰此為人後當是異姓養子之類
背父離母失其家矣與敗軍亡國者又何異
也若同姓為後禮經有明徵矣周璞曰註疏
謂與為求先生曰此說更明可見古註疏不
可不讀

六月二十六日先生宴於玄真觀王材問字焉

曰舊字子卿心所不欲也請更之先生笑曰
卿相未為不好也苟問本原則以德如問勉
勵則以難材曰德則有所諱謂之難則材方
以材為不足也先生曰不足者今世之見也
難也者古人之才也唐虞之際於斯為盛孔
子猶嘆其難矣甚哉難易之間不可不辨也
生民之休戚天下之治亂皆係於是知其難
則所謂材者古人之材也生民於是乎休焉
天下於是乎治焉止於易則所謂材者末世
之材也生民其戚而天下其不治矣胡大器
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材退而嘆
曰先生之所教者切而所期者遠矣乃孺道
復加勉焉某敢不其難其慎以求無負於今
日也哉

往年馮御史之獄張廷尉具疏欲救之問於寇
淦水曰此徒足以成子之名而不足以救子
仁子如誠意於救子仁也則非此可能也張
問計淦水曰此必會同三法司請於汪誠齋

張羅峯使意出於彼事乃可濟張從之予仁
免於死先生嘗稱涂水之能成事也材曰大
都必是不為一己之名而後可以濟天下之
事先生曰事勢變遷又不常亦有本不為名
然卒止得名而事弗濟者至若一意於委曲
濟事此處恐又有病材曰蓋行權所以濟經
苟至於屈身則又不可以伸道先生曰然

右門人建昌王材錄

書